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棪亭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啟告之者亦已詳矣

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徑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徒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黄勉齋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

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自然欲以俎豆之事啟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朱克升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襃上下之交則明孔子羅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患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竝行而不相悖也

王船山曰聖人之公就一裁之以道而在己之窮通絕不以置於心道未可公不先焉道在必公不後焉以是窮而襃閔焉此亦人欲揜盡天理流行之一驗也

又曰聖人於此非執高節非徇譖忿也因乎不得不窮而安其土也使籌度於窮之計則公衛不速與道

有閒矣聖人純乎道則純乎天毋惡所疑而後惡所
悶有如是夫
薛方山應旂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海喜從豈以絕糧
而慍見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若此豈
亦在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說南子之見公山佛肸
之往相類
張楊園曰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爲小人者到窮之
難忍平生操履不覺漸漸放鬆始焉慍祇一二分既
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將惡所不至
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在己在人總在辨之於早若反求諸己
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而已

劉叔俛恭冕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它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入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鴈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

又曰孔子世家云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江氏永據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塙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瞽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趙注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朱子論語或問夫子以一貫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自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間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朱子語類文蔚錄 孔子告子貢蓋恐子貢祇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祇是一貫不用多學若非多學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祇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又時舉錄 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亦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

陳安卿曰此章須玩味予一字要認定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行貫徹乎萬事者言之非可泛言其爲一道也

陳器之曰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一以貫之道朱子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既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

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諳處入頭各有塗轍曰

呂涇野曰予一以貫之此一字非泛然之一如書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嘗不自多學中來但其多識前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所以擴充是一而至於純故足以泛應萬事若祗泛泛說一則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元自不純理與我不相屬又何以貫通天下之事

王船山曰予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

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衷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蹟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沿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之不爽情之不違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己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

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曰吾知其黑鵠吾知其白鶴吾知其可絲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恆而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間推之無容如之不妄而無不恕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一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

又曰子曰予一以貫之言以者謂聖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即

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
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卽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
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備焉豈一物一
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自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
則㡿為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為學識而侈
一貫於它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
所識也
楊賓實曰一以貫之非貫而為一之謂觀本忠行恕
為告曾子一貫之解則知居敬窮理為此處一貫之
注腳矣但居敬窮理是學者分上事在聖人則所謂
誠而明也皆是立體致用祇分安勉耳
又曰近日講一貫等章輒云由博反約多後方能貫

不知此說祇見後半截遂却前半截蓋夫子教人爲
學功夫原從一上做起令之收斂此心沈潛專篤於
事事物物逐一體驗此理得一件守一件皆有歸宿
下落久之乃能貫徹完備合爲一理其呼而告之者
蓋謂吾之所以爲學教人之道祇此一以貫通公非
是聖人得一以貫萬學者須從多處做起久則貫而
爲一也若先從立志持敬之功則雖事於知行而居
之從本安得反約而貫通爲一乎孟子言原泉覩瀾等卽此意蓋天下
從從本而能大者凡論語言時習言務本戒巧令謹幼習務
重威主忠信之類皆教人以主敬存誠以致一之要
自此以知行天下之事理自能積案充盛而至於融
化會通子雖以一爲教然學力未至者難與直指本

體雖舉以告之亦不能心領神會而拳拳服膺上達
天德也唯曾子子貢學力已深故呼而告之則道體
昭然於心目之間自此將存之益密養之益純不至
於聖人之極誠無妄不止矣大學章不多之解亦是
主一以爲之本而凡小物之克勤小道之可觀者莫
非此一之爲也
案集注云說見第四篇彼以行言此以知言多學
而識自屬知之事此又推出主敬存誠以爲知行
之本與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相合要足挽
近世辭章訓詁之弊
又曰一者誠也卽性也自格一物至格萬物總要明
我至善之性是知之一以貫之自行一事以至行萬

事總是體我至善之性是行之一以貫之此夫子直舉心法以示二子至爲明切二子聞此則於用力處益了然知其本而務之矣其餘諸子雖夫子平日所以教之不外此明善復性之事而識不足以見及乎此學不足以上達乎此故夫子不直舉以示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我者我之性也所謂一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也窮理窮乎此力行行乎此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見得吾性所有而復之云何不樂若徒役役於見聞事爲之末而不知即見聞即事爲而反之性安得樂乎

用誥謹案朱子文集方賓王問一貫謂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

知其一本而盡二與或問說同故朱子譏之陸稼書亦謂一貫是功夫熟後自然見得學者不可預求一貫而王船山則謂子一以貫之謂聖功之所自成非言乎聖功之已成楊賓實則謂一以貫之非貫而爲一之謂夫子教人爲學功夫原從一上做起說有不同何也蓋一貫有已成之極詣有學而至之之功論已成之極詣則所難在貫論學而至之之功則所學盡非致一朱子稼書以已成之極詣言謂子貢多學而識積累功至夫子以一貫指示之而冀其悟也故有豁然貫通之說而戒學者之預求王氏楊氏以學而至之之

功言謂夫子告子貢以多學而識當知一以貫之之道而不可徒役志於學識故謂主敬存誠即致一之要蓋其所指而言者雖不同而理則無二故朱子又云夫子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一者性之理也誠也其功夫則存誠也聖人不待存而無不誠誠則明矣一以貫之之謂也稼書又云子貢問一以貫之語或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矣

又曰子貢以穎敏之姿窺聖道於文章習聖教於學識視曾子之篤實踐行有間矣夫子平日或進之或抑之或警之發之無非欲其切己反求默會而心得

也至其學將有得乃啟其機而以心學之原本要歸示之一以貫云者以一心之理貫通萬事萬物之理也性與天道夫豈外此知行初不相離而天資所近各有得力總期於自得其原本而已得原本即得要歸居安資深自於精義利用咸有左右逢原之境要二致也子貢之學晚年益進於聖門列顏曾之亞豈偶然哉

何義門曰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本者誠而明也以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又曰天下之理千變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此蓋進子貢以涵養德性之要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蔡覺軒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甚以異於洙泗雖容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饒雙峰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旣知得此中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絕糧便慍見

張楊園曰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其私則天之所以與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曰知德者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源也

王船山曰德者得也有得於天者性之得也有得於人者學之得也學之得者知道而力行之則亦可得之爲德矣性之得者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不足與於斯也故不知德者未嘗喪德而其爲德也所謂弋獲也從道而得者也雖知德者則灼見夫所性之中知仁勇之本體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而非緣道在天下其名其迹在所必行因行之而生其心

也天下之大本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者天下之道也於天下見道者子路固優爲之於吾心見德者非達天德者不能從道而生德可云有得不可云知德其所已得則自踰其所未行則不知從德以凝道則行焉而道亟不行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乃以汎應曲當而渾然一理也此其爲功靜存爲主動察爲輔動察者以復見天地之心靜存者以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經綸條理粲然現前而亟有妛矣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智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則以與天合德而道行乎其閒矣此子路未入之室

抑顏子之欲從末由者也故曰知德者鮮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孫夏峰曰善爲天下者已不尸其功舜之事有爲之者矣所謂無爲謂其與物自然不見有作爲之勞事事而親之神明所以衰也

張楊園曰恭己則寬信敏公俱備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王船山曰三代以上大經大法皆所未備故一帝王

出則必有所捌作以濟民用易傳世本史記備記之矣其聰明叡知苟不足以有爲則不能以治著唯舜承堯而又得賢則時所當爲者堯已爲之其臣又能爲之損益而緣飾之舜且必欲有所改捌以與濟聖擬功則反以累道而傷物舜之無爲與孔子之不作同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恭己者修德於己也正南面者施治於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謂之有爲至於巡守封濬舉賢誅凶自是正南面之事夫子固已大綱言之而讀書者不察耳

焦廣期曰無爲而治歎其以盛德當盛過爲振古僅事也紹堯得人非重華大知豈足當之不然堯何不以付丹朱使之無爲而治乎

黄薇香曰治天下者旣治之必有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者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涖之已祗仰成也詩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書董子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朱子論語或問尹氏比諸說最爲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爲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此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敬篤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金仁山曰問達主於名問行主於事達欲名聞於人行欲動遂不遂皆欲得於外之意

饒雙峰曰忠信皆訓實忠出於心者信見於事者如口如此說心不如此是不忠也口如此說驗之於事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歬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陳器之曰參歬倚衡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功夫令己實有此道理鎮在眼歬不相離去

黃薇香曰立與在輿通行止言參於歬歬皇本作參然在歬疏云參猶森也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亙於己歬也倚憑依也皇疏訓釋參倚之義爲是

王船山曰言期乎信也以釋天下之疑行期乎敬也以消天下之侮而信者信之心也己甚不盡之心而後保其非妄敬者甚不敬也誠甚不至而後動罔不

虔信而忠焉敬而篤焉人甚所容其疑甚所施其侮蠻貊之邦雖若頑而難格而不可疑不可侮者其孰能逆我乎行矣　當言而求信擇之於言可也當言而求信之忠則有欲盡於己而甚可盡之心立誠之甚本也當行而求敬慎之於行可也當行而求敬之篤則有不期乎懈而忽生一懈之情存誠之甚其素也必也保其眞於夢寐不欺之志斂其氣於視履不矣之中物動而已居之以靜意動而心守之以恆時而立也若見有臨我以不可欺不可慢者參立於我前也時而在輿也若見有迫我必以誠告迫我必以愼應者倚於車衡也退而靜處不宅心於空虛而引天命民彝以自鑒出而游衍不分心於物態而守精

神志氣以相接夫然後言要不信而信皆忠行要不敬而敬皆篤天下不竊我於有操有縱之隙而諒我以要媿要怩之天則所謂蠻貊州里一致而皆可行者其在斯乎

又曰集注云篤厚也厚者不薄之謂一如民德歸厚之厚則篤亦與君子篤於親之篤義通凡有所爲務厚至而不爲刻薄浮輕之事曰篤如此方與敬竝行而相成行兼執事與人說執事敬敬也與人忠篤也焦廣期曰聖人懼子張雖知忠信篤敬之可行而猶以忠信篤敬爲可襲而取也畢竟有行不得處必且疑蠻貊可行之言虛而不實而不知存誠之功苟未至於立則見其云云不得爲忠信篤敬安敢望行故

又告之以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忠信於進德㝡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又曰忠信篤敬實孔門第一等功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亦就此做去熟處便是仁

尹元孚曰程子謂近裏著己乃爲學要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此致知之近裏著己也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此力行之近裏著己也質美者合下看得透卽做得到刁蒙吉所謂上焉者卽以知爲行也其次則必守得定始養得熟刁蒙吉所謂次焉者卽以行爲知也蓋近裏著己之學通乎上下及其至則私欲盡化天理純全皆與天地同體也中庸末章可證莊敬分

內外持養分生熟程子之說無不言簡意盡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朱子論語或問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淡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

孫夏峰引或曰伯玉出處近道固偁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同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大抵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在伯玉進退可以自全以為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

王方麓曰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彊我我不以仕徇人其間可不可

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爲之人到邦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邦道可卷而懷之爲難然卽其邦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並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

焦廣期曰史魚所以如矢者一念爲君爲國必達之而邦同邪也後世有盡言招過其心祇從名節起見者則已不直矣史魚之直甯俞之愚聖人所以與之惟其眞爾

黃薇香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邦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

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此爲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秊距襄公之十四秊秊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秊少而名德旣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秊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疑其不忘舊君欲與之謀弒剽也亦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荅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懔懔矣其荅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亘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顧震滄大事表以三

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深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乎而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即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間謀而去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既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偁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衰之下矣論

古之士其愼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蔡虛齋曰用功不在語默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

鹿伯順曰人才難遇覿面而失豈是小事然恐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病祇是一根祇爲不識人耳故知者得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論語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

夫孰得而亾之哉曰侯氏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柰何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朱子語類文蔚錄 問殺身者祇是要成此仁曰說要成此仁卻不是祇是行所當行而已

又賀孫錄 問死生是大關節功夫卻不全在此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閒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眞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

陳器之曰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汚下故挭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祇成就一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歿安無悔慽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已身安問名譽邪

蔡虛齋曰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

陳定宇曰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自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卽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王船山曰死生之際下功夫不得全在平日日用之間朱子此說極好著眼乃平日功夫不問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自君子之素履要不爲死生須分明而因以彼養之也仁人祇是盡生理卻不計較到死上去卽當殺身之時一刻未死則此一刻固生也生

須便有生理在於此有求生之心便害此刻之生理故聖人原祇言生不言死但不惜死以枉生非以處置夫死也若於死上尋道理須教如何死此便是子路問死之意子路唯想求一好處死到底子路死之道則得而失身仕輒生之日已害仁矣仁人必不將死作一件事爲之豫施料理祇此與釋氏所言生死事大者迥別至於志士則平日未必皆合義特於君父大倫加倍分明故一力祇要奪日補天到行不去處轉折不得則亦付之一死而已亦初不於平日以死爲志也

吳竹如曰心之德爲專言之仁愛之理爲偏言之仁其實專言之仁卽包偏言之仁非能全其心之德亦

惡從發爲愛人利物也凡殺身成仁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皆不忍自傷其天性目是卽惻隱之心也不待推及扶植綱常留人心於不死而後見其愛利爲尤鉅葢扶植綱常云云乃旁觀見得如此在殺身成仁者固不暇計及此也亦惟知求得其心之所安成就一是而已此所以不失此心爲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朱子語類時舉錄 大夫必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觀勉乃爲有益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攷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大輅者身之所

棄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遲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賁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侈歟曰周冕之不爲侈柰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攷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朱子語類文蔚錄 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是立一則例教人以意推之皆如此否曰是凡事皆放此

又時舉錄 顏淵爲政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要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又植錄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祇恐此制度尙有欠闕故夫子與說此此問得大荅得大旨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其亂說

又恪錄四代禮樂惟顏子有此本領方做得若無此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汪雙池曰行夏之時敬天勤民之事而養民之政卽在其中也汪云時正令善四時順序固是時正然必興事以時方見時正之實令善卽在時正中而曰令則有許多授時興事之細密處古人須厤卽以布政凡每月國政民事祀典之屬所當行者皆載於正朔之下乃所謂令若夏小正是也他訛成易行字中有

協用五紀實事非祗一改歲首便是也夫子時井田未盡壞田里大綱猶存祗要不違農時尙忠務儉則民已可足故首告以行夏之時獨取於夏者以時尤正而令尤首目槩殷之輅服周之冕此識禮制度辨上下定民志之事而教民之政卽在其中也注云等威已辨及制度儀等至周始備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此中制度儀等所關甚重議禮制度卽有三重而使民寡過事業夫子時庠序大槩未泯異學未興祗要明服物辨采章定經制以消當時僭竊而安上下之心則禮達分定矣故繼告之以槩殷之輅服周之冕獨取於殷周者則以其質文之各得其中也

黄薇香曰三陽之月皆可爲正皆可爲春周以天氣
一陽初復之月爲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爲春
正夏以人得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爲春正三正
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爲得宜也或曰呂大圭以爲
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方可行之是信然歟曰非
也先王既立一代之法而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
殷周雖改正朔必存夏正說者以史冊所書者周正
民俗所用者夏正是固然矣而其實夏正之用非特
民俗之語言而已周官重別歲季凌人掌冰云歲十
有二月令斬冰此承夏月而言其宅祭祀田獵逆暑
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
十月又攷書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

用夏正金縢秋大熟是周用夏正誰謂爲邦不可行夏時哉

又曰夫子言椉殷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賢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昭文章者不嫌華采而後世紊亂彝章之爲失也又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盡善蓋于賢良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盡善也

姚惜抱曰王者功成而作樂舞各象其功德未有相沿襲者也韶樂其至矣三王以降所遺之世所立之

事不同作樂之成非不欲比乎其至者然終不可倣效而彊合也若立諸學以教諸學者用諸宗廟固可取前代之樂用之矣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王者未作樂之時取先王之樂宜於民者而以孩入教化於民周人以夏樂教民故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及作大舞並薦宗廟故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而又以大夏頒之諸侯使事其先公使孔子而有天下其後作樂或遂能及舜未可知也然終不可謂曰韶舞惟教士薦宗廟頒諸侯則必以韶舞使男子二十則舞之若周人之於大夏也趙鐵峰曰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林少

穎曰觀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荅顏淵爲邦之意也蓋自古已安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出於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

芮蒿子曰案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鐘磬女樂褁十五乘以賂請尉氏司氏之餘盜於宋而師茷師慧與焉慧過宋朝而譏其無人且曰若猶有人焉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由此

觀之當時列國必尙鄭聲故鄭以此行賂於晉宋人情所喜如彼政治風俗可知矣夫子所以惡其淫而放之也

孫夏峰曰上四句治法中之心法末四句心法中之治法國家風氣先感召於聲君志盛衰恆轉移於口聲音言語正是升降氣運所關淸心寡欲然後可以用四代之法此萬古之心傳非徒一代之訓誡

李厚菴曰顏子問仁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至其問爲邦也亦即此意推而大之目四代禮樂乃禮之大者放鄭聲遠佞人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見於用者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故其言相爲表裏如此

焦廣期曰𦔳法善治必有從而壞亂之者所以壞亂

之端必森人主之心而入不待其壞亂而制於未然所以可久

又曰堯命舜以允執厥中即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即說鄭聲淫佞人殆當極盛時便知有衰而兢兢豫防此所以不至於衰也曰中則昃月滿必虧惟先事致戒此心常存敬慎則蠱壞之端無自而生矣聖人非徒畏禍敗而然乃其心自是如此

陳褅之曰或問孔子言王道祇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祇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

當論濟時之急務

曾月川曰論語曰吾從周中庸亦曰吾從周及答為邦之問又若不從周者何盖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問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顧復初　棟高　曰後漢書陳寵傳曰天開於子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地闢於丑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人生於寅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為春明矣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愚謂改正朔即是改時月周斷匪偁冬十一月為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書

一斷甚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語言習
於夏正已久偶有禨出在三代原所不禁不特周也
豳風猶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
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爲正朔文王於殷時象易於
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爲夏之
六月夏殷時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民俗之
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敵之畢狀有扈氏祗
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爲
周之臣子不當教顏子以行夏之時矣當日荅顏淵
祗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爲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
必謂代周而有天下叚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
黃薇香曰皇疏周制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

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竝多文飾用玉輅以
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
輅而木輅㝡質素無飾魯用以郊天魯以周公故得
郊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
素車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
也皇疏所言周之五輅本周官其言殷之三輅者郊
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所據
以爲殷制至郊特牲所言乘素車與周官所言玉路
以郊不合與明堂位之言相合故鄭君皇氏以爲魯
禮經文明言王禮何以知指魯鄭君謂作禮者推魯
禮以說天子也或謂周乘殷車孔子不必曰乘殷之
輅而郊特牲所言斷爲殷禮然郊特牲經文明以周

字貫下何以襍入殷禮三正通用夏時爵樂亦有韶舞尙有殷輅固不足疑曰乘殷之輅者以當時殷輅有用有不用夫子欲偏用之也周人尙輿一器而工聚且飾以金玉夫子欲舍周以從殷也

又曰朱子注云五冕者周官弁師文也司服言大裘之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依鄭君注冕六而言五蓋大裘之冕無斿不聯數也戴東原曰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斿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斿謂之衮冕冕服七章繅七斿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斿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斿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之元冕無斿是繅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注云冠上有覆者指綖而

言云旒後有藻據弁師注或據記言冕而旒藻所以
黻明而後則璗藻也注云不嫌華費者物、、則費約
且五服五章本於天命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
又曰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
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
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
尚書舞干羽干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
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箾即格苗之干舞
尚書言簫韶九成簫即箾之借字說文箾以干舉人
也虞書曰箾韶是韶亦有武舞也
劉叔倪曰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
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

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襍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撰書禮樂志云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求利列國以相閒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不與魯論同也

崔東壁曰近世說鄭聲淫云鄭之淫在聲非以其詩也故孔子云放鄭聲案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是志者詩之本也詩者歌之本也歌者聲之本也蓋古人之樂皆依其詩抑揚節奏以爲聲故詩淫則聲未有不淫者不得分詩與聲爲二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魯齋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王伯厚曰患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郝楚望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卽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卽伏於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

慮之理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尠矣

孫夏峰引或曰夫子此言該乎易理夫子象易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何思何慮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非君子所貴也所言遠慮者蓋倫事謀始永終知敝乾乾因時而惕之義也

仇滄柱兆鰲曰所謂遠慮非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尠後來之患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王巳山曰夫子此歎警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篇云專主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熊勿軒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併其文滅文仲知栁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

鹿伯順曰自古權臣妬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勝自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之筆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之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陳定宇曰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張楊園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

不尤人反求諸己而已矣

黃薇香曰過未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媿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彊人遠怨之道也

潘彥輔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常常誦之責己必密責人必輕矣呂成公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頓改悁忿之質此祇認得躬字非從遠怨落想也

吳竹如曰疾惡太嚴非處世所宜然究其弊仍是爲己之心未切若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則其疾人惡之意自緩矣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其不善者改之焉學惟爲己而已誠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焦廣期曰此章與季文子章對看彼欲其果斷此戒其輕率既精審又果斷處事之道盡矣

又曰所謂熟思而審處者理也義也非用私意商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爲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爲之深憂哉

王方麓曰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

厲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

黃薇香曰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徑矜自私用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

夏用九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此學校不修教學不明之故也後世糾黨立社標榜聲譽之徑大率如此求其講學以明善取善而輔仁者殆無有也人材之所以日壞世道之所以日病其不以此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朱子語類 時舉錄 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皆具是禮以行之然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此一事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又 賀孫錄 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甚信則義禮孫皆僞

又 時舉錄 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義以爲質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甚敬以直內亦不知義之

所在

陳安卿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爲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要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孫順而要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要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祇於日用間驗之自見

許白雲曰先以理處度合義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祇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王船山曰若要以爲義之本則待一事方思一事之義即令得合亦襲取爾義在事則謂之宜方其未有

事則亦未有所宜而天德之義存於吾心者則敬是已故曰行吾敬敬行則宜矣程子推本於敬眞知義之言也

又曰夫君子之能如此者豈於事之方至乃立義以自防而規規然一以爲禮一以爲孫一以爲信哉使然則道終不爲其用而左顧右盼不知其何所從矣惟精義於研幾之日學於禮習於孫之有素而一以誠心求之故義禮孫信皆出其固有物來而順應之有君子之學而後有君子之德其所由來久矣

李厚菴曰此章專以制事而言故首曰義以爲質以義制事也義之體主於直或恐其節文之未備義之行主於決則恐其孫讓之未修然其成也歸於信焉

蓋誠意周於事故始終如一而不懈力行以明信故
表裏如一而不虛也
焦廣期曰孫以出之自是道理當如此纔覺心高氣
硬即是發於私意雖所持者正爲害多矣若夫遇事
有不當孫者要之不爲已甚亦不害其爲孫也
何義門曰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
謂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夏用九曰子曰質直而好義又曰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曰義以爲質又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上一截是骨子無上一截則成同流合汙鄉愿一
流人物然無下一截則有激訐之病或致清流之禍
此聖人之言所以周全中正而無弊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王船山曰有其道而不明於天下有其心而不見諒於君親君子無獨善之志而有必爭之情亦惡得而不病哉乃君子亦責之己而已道之不明吾無行以爲天下徵也心之不諒吾無實以使君親動焉省僭陷於幾微媿立誠之不至抑病其無能而已果其能也又何憂乎人之不已知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王宇泰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修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汪雙池曰求諸己者凡事祇求自盡見得盡倫踐形皆己正當事務不可不求而窮通妖壽俟之天用舍毀譽聽之人於己無與也然非勉爲也必求自盡心始安耳若著一念勉彊則故爲隱晦與求諸人者同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輔漢卿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祇在一息之閒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林次崖曰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

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孫夏峰曰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

陸稼書曰此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哉但舉之者自有故而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塗混矣卽人之賢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塗亦混矣君子之於言也何嘗不與人並廢哉但廢之者自有故而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卽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見

君子之至明也見君子之至慎也又見君子之至恕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語類幹錄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甚窮盡

又浩錄問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又寓錄問如何說恕不說忠忠字尤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能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甚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甚忠做恕不出

王方麓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甚

盡事亦要盡也

彭會岡曰不欲勿施何幾可終身行曰人倫中皆以不欲勿施推之有何欠缺第習心之欲不欲不可為準耳

焦廣期曰聖賢學問要不從人已相接處做功夫既有此身便要與人不交關之理自家而國而天下何處要人何處不當行之以恕

黃薇香曰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此言恕卽絜矩之道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朱子論語或問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使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偏矣曰有譽無毀是乃

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皋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
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
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
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
以是爲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
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斯民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習俗
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是
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是
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
陳定宇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

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王已山曰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卻主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王文恪云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理之在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後之論治者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不復可以德化亦未之思耳

焦廣期曰毀一也有好偁人惡而至於已甚者有疾惡而發之太過不免爲毀者譽一也有務欲說人而以小美爲大美者有愛之太過而不覺偁揚溢美者夫子所謂誰毀誰譽正謂夫疾惡愛善之太過者爾然好善惡惡貴得其公正少過便是私心便是不直豈聖人而有此也

夏用九曰南海北海同此心也前古後今同此心也人性之善可知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降衷之理天下萬世之所同得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然則世不可得而治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黃勉齋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

趙格菴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馬借人已偶有餘不吝以自私如願車馬與朋友共之類也二者公心之見於事爲者也故楊氏以爲二事豈夫子初年居魯魯俗習於文學之化猶有此事晚年歸魯政在三家風俗日異偶有所感而爲是言歟亦借是以明時變之不如古也

胡雲峰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

汪雙池曰聖人滿腔惻隱觸事興懷朱子以夫子此言爲有爲而發蓋爲當時之自作聰明自私己有也

黄薇香曰依包注及皇邢疏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史掌諭書名同文之治由於此而史官謹愼於六

書不能識闕之以待知者不敢穿鑿傅會其說或私改治之也許氏說文敘引此經而申之曰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不正二書引經皆同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顧麟士曰理明自不至惑所守氣定自不至敗所謀此知言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黃薇香曰小不忍集注以不忮忍於愛不容忍於怒兼言之案賈子道術曰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忍者忮絕之謂小不忍者不忮絕於所愛小有慈憐

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古解如此口柔心柔俱亂之由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刁掌吉曰或以獨行滋多口或以大義冒不韙衆雖惡之所當鑒諒於形迹之外者也或違道以干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衆雖好之所當推測於心術之微者也衆之所惡亦有當惡則察其所以得辠於情議者安在衆之所好亦有當好則察其所以允符於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患不知人者其詳之焦廣期曰衆惡之其人果有是惡我固與衆同惡然苟有一節之善亦不得而沒也此豈衆人所能須是裭一豪私意一以義理爲權衡然後盡察之之道然

後盡公惡公好之道

汪雙池曰好惡必察不敢謂衆論必是亦不敢謂衆人皆非祇要己實見得此可好可惡之實此窮理正心之學非徇方人月旦之事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方麓曰盡性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葢人者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祇是理全恃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亘知亘能可充之以至於亟所不知不能故曰

人能弘道

黄四如仲元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

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非是理之推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收入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推出方是弘

汪雙池曰此責成人體道之意道體本大然無人以體之則道亦無從見其大故須要人弘道先察識而繼以擴充自致曲以至於能化吾之修爲一日進一日吾性中之道體亦一日全備一日其積愈厚其量愈宏直至與天地相似此之謂能大其道非道弘人猶云道不能彊著在人身上使人爲聖爲賢若異學

所云祇要識得道體便無事修爲此便是待道來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王船山曰惟自信之太過失已成而諉於時之不順自護以避咎道已窮而矜其志之無私則過成乎過矣於知過之後自有寡過之方媿恥之心不浮用之而淡志之君子未嘗無過而終無過道存焉矣

陸稼書曰日攻過而過不能攻者一則起於欲根之未淨一則起於習氣之未除一則起於見識之未眞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林次崖曰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億度而無眞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

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眞見無遺忘德之成也有自
矣故曰不如學也
孫夏峰曰思豈無益謂思而不學則無益且思以理
言學以事言從事上學求合理知至而行亦至故不
資於徒思也
何義門曰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必求
遜志自得眞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朱子語類雉錄上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將學去
求祿故下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

目非憂貧而學也

王石渠曰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修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

焦廣期曰使謀道謀食了不相涉則謀道之君子不須以謀食疑之惟夫謀食莫如耕而餒在其中竟有時不得食也謀道莫如學而祿在其中可以兼得食也然而君子之心則憂道不憂貧也曷嘗爲祿而學乎不然則以道而謀食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自其不流爲小人之歸者幾希

王己山曰謀道不謀食言其大槩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到憂道不憂貧始是眞謀道

不謀食不然心上有一豪夾帶則爲學皆是爲祿豈

君子之所出乎

汪雙池曰此言爲己之學所謀見擇術之晢所憂見

用心之純總之君子爲己而已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朱子語類錄時舉 問此是本末功夫兼備否曰固是但

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根本方去點檢其餘便

甚處甚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

陳器之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

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

不開才有鑄鍊便有氣習之偏先來有此故到此不能不萌動也

許白雲曰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為私欲所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二句明明德之事下二句新民之事

王船山曰德之內而體於心者曰知曰仁外而飭於身者曰莊合內外身心於一致而以所性之節文乘之天下者曰禮知以為入德之門仁以為修德之實莊以為居德之範禮以為昭德之符故君子博學深思以致知去欲存理以盡仁養氣飭躬而得莊用中於民以胥一世於中和而由乎禮蓋審乎道之不可不備而體之以全也

又曰一人之志氣卽以成天下之風俗天下之心理皆在吾一人之調爕在天有自然之秩序見端於吾喜怒哀樂之中在我有不踰之準繩推廣而爲化民成俗之則乃以合天下之善以昭吾之至善若其知及之矣知其大未盡其微也仁能守之矣存其實未旣其文也莊以涖之矣在我者身如其心在物者見吾身未見吾心也至德之所凝未能體三王之精意而參天地之化育至道之所行未能極明化之精微立定民之極則以導民而養之使鼓舞於孝友祇庸之不可已以明徹人心恩及天下德威行於百姓而一時猶有未夥之頑讒後世且有變更之治教皆吾性中天地萬物未洽未孚之遺憾也則甚矣至善之

不易臻也是故君子勉之於學問密之於存養慎之於威儀而必斟酌於百王之典禮以調德性而修人紀不偏舉之於志學之初而求全於從心不踰之後誠以內外身心合一之理有必然者也

又曰但言仁則爲心德之全今日仁能守之此其爲德唯在能守而所守者又但其知之所及則不可遽以全德歸之儻其爲全德矣則如見賓承祭而何有不莊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何動之不善也此章四段一步切實一步所以約高明於平實自非聖人徹底示人則必顛倒看玄說動之以禮爲最易而以知之能及爲極至將其用功急於求明而以禮爲末矣乃合始末功用而言則繇得以幾於盡善其次第固

有如此若君子之以知止至善爲學也則迎頭便須從禮上分明而抑先飭治威儀以爲之則祇此兩者是學者有捉摸處功極於此而事始於此故夫君子之德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莫不以知及利精義入神之用然而其所從入者則必內持之以仁外持之以莊而受其裕則於禮蓋不如是則雖知及之而有得矣然而始事未密則其末流之病且有如此者是以內外交養知行並懋大其功於始斯以備其效於終也知此此則爲學之次序可知固不當如小注所云以仁爲主矣

用語謹案船山此說具見聖賢天德王道體用本末之實事實功不得以異於朱子而忽

之

汪雙池曰仁字本淺故猶有臨民不莊動民不以禮之失若果心德全體則必無不莊不以禮之失矣仁字以得天者言則此理本無不足以成德言則仁亦必曰心德之全以事功言則恩惠亦可謂仁如管仲不以兵車是也就一事言則一事無私一念惻隱亦可謂仁乍見孺子是也祇以知行言則旣知謂知旣能謂仁中庸力行近仁是也仁本祇一仁然以理言通乎上下蓋公私全理之外別無知行學問故行之亦可名爲仁行得盡時便是心德全體之仁知所以開仁之先仁所以盡理之實莊以涖民動民以禮又仁中細密全盡處方守得定時猶是麤闊大略至外

莊而動民以禮方得全此仁字故夫子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仁則無不善曰未善則未全乎仁可知

焦廣期曰大學八條目與此一例如云意苟未誠畢竟是知之不至道理何嘗不是然祇追重在前面將後面看得太輕亦非正旨也

用誥謹案此二條與船山意同皆不以莊涖動禮爲小節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文集荅張敬夫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藴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鹿伯順曰用違其才不止虧君子之長並且棄小人之用可不可兩邊皆有此即聖人治天下手段

汪雙池曰觀人者先須大小分明胷中不以小棄大亦不以小信大夫然後知人則哲能官人

黃蘊香曰君子大受則修齊治平體用合一而王化行矣小人小知則吏事文章各盡專長而羣策舉矣

林次崖曰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沈無囘曰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

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
卽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
語

焦廣期曰甚於水火卽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
免之意

陳器之曰問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言志士
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
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是時不計利
害但求一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
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王船山曰夫子爲言蹈仁者不死若云比干雖死而
不死則必身名俱殞之謂死蹈仁者之不然豈待論

哉繇夫子之彼言則蹈仁而死者盡古今求一人不得若殺身成仁者之死則値時命之不造時死之也命死之也豈仁死之哉使以比干之自靖自獻遇堯舜之主且可忘言卽使値漢文帝唐太宗亦且傾聽又其不幸而遇庸主禍亦不至剖心故忠諫者本尊主安民之道而非致死之道也諫甚致死之道則比干之死非蹈仁之過與水火本有殺人之道而死者之過在蹈水火正自懸隔故曰殺身以成仁而非由仁故殺身也以此求聖人之言同條一貫如冬寒之不礙於夏暑矣

用誥謹案侯氏以殺身成仁與此章並言其辭未達故朱子房之陳氏分疏其不同之故

義至正矣得船山此說理更通達無礙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朱子論語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葢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雖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朱子語類（時舉錄） 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祗如此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又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朱子論語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

馮厚齋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焦廣期曰人惟志於爲君子諒亦不爲何有於貞諒者介然自守而不變以爲君子之道當如是也不知

擇義不精執德不宏而一意堅固賊道也必矣豈所以爲君子故別白言之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論語或問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而皆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而謝氏之意又以爲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閒尤所當察也

胡伯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閒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襍揉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

孫夏峰曰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

也後曾謂始終祇一敬事孝孝求無媿事君而後即
安仲山甫之夙夜匪懈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已

子曰有教無類

陸稼書曰注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
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

焦廣期曰橫渠云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
異雖類難相爲謀案此二節與自行束脩以上及
不憤不啟兩節相類編書者之意取其文意相足張
子合而論之得其旨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鹿伯順曰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蓋人之心思知
慮各從其趨向不可彊也經世者不可不知

汪雙池曰不相爲謀直是不可相爲謀衆善正同謀而參一邪惡者其中皆足以敗謀亂德也若第曰不能相謀而已則非聖人惡類之心矣此章愼謀之意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焦廣期曰孔子所謂辭者正謂辭命之屬其用有不可廢者耳若夫著一書名一家如諸子之流孔子未嘗敎人爲之當時爲之者亦少自非史氏蓋未嘗有所謂書也

孫夏峰曰辭果達意不已何爲然非淡於理者亦未易言達也如其不達言辭雖工將焉用之夫子非要人止祇是要人達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薛敬軒曰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瞽者鮮不忽易而欺紿之於此可觀聖人之氣象

又曰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眞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常人見賢人則知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李恕谷曰古者瞽必有相夫子待師如化工賦物而曰固相師之道者以爲平常自然如此也然則聖人

接天地萬物莫不有道焉亦祇平常自然耳

焦廣期日言階言席言某某若以爲周旋世故宜然卽人欲之私也若以爲禮如此不得不然則是循道之迹而遐其意非所以學聖人也聖人節節從惻怛中自然流出悪不由當卽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畢